

二酉堂叢書

已

皇甫司農集 張太常集
段太尉集 周生烈子 侯
瑾漢皇真傳

14

1124

6



道光元年辛巳新鐫

皇甫司農集



二酉堂藏板

門 14
號 1124
卷 6

二酉堂藏本

皇甫司農集

皇朝大元皇帝御製

皇甫司農集序

鳴虓桓靈之亂極矣邪蠱姦鋒充牣朝宁而魁儒碩士半戶填
尸卽微蠻吞猾夏潢池弄兵而宮棲麋鹿厥兆章矣皇甫氏爲
國禦侮屢殪疆敵薦紳歸仰旣免宦孽可不謂智壽乎况乃文
成石畫可見施行忠謇之風溢于楮墨不得眎爲浮藻飽彼蟬
蝻也阮孝緒七錄云司農卿皇甫規集五卷隋唐二志卷數亦
同本傳言所著賸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
七篇今輯得十一篇而趙壹報書蔡邕薦章於綴諸末

子壽今雖年十一而能書讀善於書法其筆法如

司本朝言也皆如神也其筆法如神也其筆法如神也

蓋出於神也其筆法如神也其筆法如神也其筆法如神也

其筆法如神也其筆法如神也其筆法如神也其筆法如神也

其筆法如神也其筆法如神也其筆法如神也其筆法如神也

其筆法如神也其筆法如神也其筆法如神也其筆法如神也

其筆法如神也其筆法如神也其筆法如神也其筆法如神也

其筆法如神也其筆法如神也其筆法如神也其筆法如神也

皇甫事蹟

後漢書王符傳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

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

在郡食雁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

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身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

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楊震傳楊秉上書乞檻車徵濟陰太守單匡等考覈其事則姦

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輪坐左校以久旱放出會日食太

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

陶潛羣輔錄引魏文帝二十四賢狀云規少有岐嶷正直之節

皇朝詩集
對策指刺黃門梁冀不能用退隱山谷敦樂詩書
後漢書桓帝紀延熹四年先零沈氏羌并諸種羌寇并涼二州
十一月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
後漢書列女傳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
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及規
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聘以駟輜百
乘馬二十疋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
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
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去罵卓曰君羌胡之
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成上才

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丞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
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鞞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
乎速盡爲惠遂歿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後漢書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
節雁門太守嵩少有文或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廉茂才
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連辟赴不到靈帝公車徵爲議郎遷北
地太守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
拜首過符水呪說且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
八人使於四方巨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閒眾徒數
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

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左渠
帥訛言蒼天已歿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呂白士書京
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奉大方馬元義等先
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呂中常侍封譖
徐奉等爲內應約呂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
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軍裂元義於洛陽靈帝呂周章下
三公司隸使鈞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
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
晨夜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
名爲蛾賊殺人呂嗣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

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掠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
逃亾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修理攻守簡練
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
都尉召羣臣會議嵩曰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曰
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呂嵩爲左中郎將
持節拜右中郎將朱雋其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
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拜賊波才戰戰敗嵩
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
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
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

風嵩乃約勅軍士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閒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弁朱雋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已於倉亭生禽卜已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杳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弁角弟梁戰於廣宗梁眾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目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歛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

繫獲甚眾角先自病歿乃剖棺戮尸傳首京師嵩復弁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合八千戶自黃巾旣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季田租自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温卹士卒甚得眾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大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自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旣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遼陽閻忠于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自

動智者因幾目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目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弄能今將軍受鉞於莫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推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尸刻石南向目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或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目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弃三分之業利劍目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執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擣足目振風電叱咤可目與雷霆赫然奮發因危抵積崇恩目綏先附

振或目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眾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目致力女子可使褰裳目用命况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執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目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推亾遽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羣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目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削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

曰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曰速朝夕之禍孰弁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歟

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亾去英雄記曰梁州賊王國等

起兵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郡號車騎將軍忠感傷發病死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季春詔

嵩廻鎮長安曰衛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初嵩

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

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拜二人由此為憾奏嵩連戰無功

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

侯二千戶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

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

不後時勇者不留洩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執在於

此也嵩曰不歛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曰先為不

可勝曰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

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

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

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

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眾而取全勝之

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

固竟不能拔賊眾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

窮寇勿追歸眾勿追今吾追國是追歸眾追窮寇也困獸猶鬪

蜂蠆有毒况大眾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眾也國眾且走莫有鬪志呂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歎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季卓拜爲并州牧詔使呂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耳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呂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國威呂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呂聞帝讓卓卓尤

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季乃徵嵩爲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鬪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去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呂將軍之眾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拜卓素善自長安亾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呂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其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呂下皆拜呂屈嵩旣而抵

手言曰義真備未乎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獻帝春秋曰初卓

將軍俱征邊章韓遂爭雄及嵩拜車下卓曰可曰服未嵩曰安

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

符弄明公俱為鴻鵠耳及卓被誅曰嵩為征西將軍又遷車騎

將軍其平秋拜太尉冬曰流星策免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尋

李傕作亂嵩曰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為郎嵩為人

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

宣于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顯名

後為侍中辭不拜病卒

皇甫司農集

漢書本傳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稜度遼將軍父旗扶風都

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

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

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

士八百奔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羌眾

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劾云云時帝不能

用冲質之閒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云云梁冀忿其

刺已曰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歎者再

三遂曰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
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
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
患悉平延熹四季秋叛羌零吾等弃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
校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規素悉羌事志自
奮効乃上疏云云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惡三公舉規爲中郎
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
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
隔絕軍中大疫歿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咸悅
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籍屬

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奐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濩陽太
守趙熹苴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
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伏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饑
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季持節爲將擁眾大功還
督鄉里旣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弃交通於是
中外抃怨遂其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天子璽書詔讓相屬
規懼不免上疏自訟云云其季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
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
忿怒陷曰壽事下之於吏官屬欲睽斂請謝規視而不聽遂目
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

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
將張奐自代云云朝廷從之自奐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
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人參意算
自自連在大佐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
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
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遠憲禁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
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及
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速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自西
州豪傑耻不得豫乃先自上言云云朝廷知而不問時人自爲
規賢在事數歲北邊威服永康元年徵爲尚書其夏日食詔公

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云云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
封壽城亭侯邑二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爲護羌校尉熹平三年
自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
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怙則其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
不怙哉夫其審已則干祿見賢則委佐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佐
不求讓稱已不宜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
邦家也

皇甫司農集卷之十
上順帝求自効疏
臣比奉旨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
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垂未有成功縣師
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
徐菴飢殍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
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苛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
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目微功退不
得溫飽目全命餓歛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

皇甫司農集

上順帝求自効疏

驪吉身翰林堂知屏山縣事張潮纂集

長和易

之聲會豪汰血驚懼生變是臣安不能久敗則經季臣所目搏
手叩心而增嘆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
其不意弁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言臣所曉習兵執
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目滌患下可
目納降若謂臣季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
季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歎自陳

後漢書

舉賢良方正對策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臣獲安後遭姦偽威分
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
錯其閒天下攄攄從亂如歸故海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并竭

上下窮虐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
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
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
日月不光旱魃為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
殆臣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掃凶
黨收人財賄臣塞痛怨臣答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
處周召之任為社稷之鎮加其王室世為姻族今日大號雖尊
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臣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
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
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臣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

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且益其高豈量力審功
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
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且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
人之累又在佐素餐尚書忘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
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
敢隱心且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
心

後漢書

上書自奮討零吾疏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兖州刺史牽顯之清猛中郎將宗資
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
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季五十有九嘗爲郡吏再更叛羌預詳
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
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且所習地形兵執佐
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季矣自烏鼠至於
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用吳孫未若奉法戾變
未遠臣誠感之是且越職盡其區區

後漢書

自訟疏

四季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懼駭朝廷西顧
明詔不且臣愚驚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
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且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且爲忠臣之

叢不敢告勞故耻曰片言自及微効狀比方先事庶免罪悔痔
踐州界先奏郡守孫雋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
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遼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
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
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耻載輦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
門競流誦譁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曰私財則家無擔
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痔世尚遺匈
奴曰宮姬鎮烏孫曰公主今臣但費千萬曰懷叛羌則良臣之
材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曰來將出不
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古厚

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眾謗陰
害固其宜也臣雖汗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耻痛實深傳稱鹿
豕不擇音謹冒昧畧上

後漢書

薦中郎將張奐自代疏

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彊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
將張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曰從眾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
者願乞冗官曰為奐副

後漢書

請坐黨人奏

臣痔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曾論輸左校時太學生
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

後漢書

永康元年對策

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臣菑祲使從福祥陛下八季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嬖再誅外臣而菑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痔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趙典尹勲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絜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鑿畏痔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痔責可弭後福必降

後漢書

謝趙壹書

澍按後漢書壹上計西還過弘農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規聞大驚追書謝過壹報之遂去不

顧

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目釋遙悚今且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修痔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

後漢書

拜劉司空牋

明公至德佐國惠世蒙贈兩梁冠及鮐魚一雙服厚尊賜榮施

其引病文類聚
太平御覽

弄馬融書

遣掾吏許尚奉書裁上絮被一雙襪一量巨通微意北堂書
意

伯心一
作忱

女師箴

觀象制教肇經乾坤家有王義室有嚴君各有定位陰陽是分
管在軒轅陶化正刑刑於壺闈巨臨百官煌煌后妃子統是閑
穆穆夫人爰採絜絜師禮莫違而神罔時怨關睢普化萬國承
流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與媯文母盛周德音不回引濟大
絲谷爾庶妃蠻貉斯邁戰戰兢兢厲省顰帶漸進不形變起無

外行難著而易喪事易失而難退動若順流應如發機奉上惟
敬撫下惟慈怨豈在明患生不思初學
記

昇張奐書

從兄祕書它何動靜太平
御覽

附錄

報皇甫規書趙
壹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季滋多旅轅兼道渴於言
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縣遲巨貴下賤握髮坐
接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蓄豈悟君
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亾國驕惰之志蓋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是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咎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
仕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
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
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
節疾動鄰炙壞潰請俟他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日自慰後漢書

薦皇甫規疏

蔡邕

臣聞唐虞臣師師成熙周文日濟濟爲寧區區之楚猶用賢臣
爲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
龜社稷之楨固也管孝文愠匈奴之生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

忿奸邪之不斂舉張敞於亡命况在於當時謙虛爲臯而可遺
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爲儒宗修身力行忠
亮闡著出處抱義皦然不污穢器林藪之中日辭徵召之寵先
帝嘉之羣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櫻討即起家拜爲太山太守
屠斬桀黠綏撫弢弱青菴之郊迄用康艾自是日來方外有事
戎狄猾華進簡再勳連見委任仗節舉麾威靈盛行演化凶悍
使爲慈惠愛財省穡每有餘資養士御眾悅日忘歎論其勞
則遠室之千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日廣振鷺
西靡之美臣日頑愚忝汚顯列輒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
執心所見越職警言臯當萬歎唯陛下留神省察臣邕頓首頓

道光元年辛巳新集

張太常集

二酉堂藏板

張太常集

張太常集序

張太常集序

兩漢重經術各守師灋要皆能見諸施行通禹貢者塢流精鴻
範者讓菑非猶夫後世之撮囊也景帝時丁將軍寬距吳楚有
功蓋嘗從田何受易作易說三萬言矣桓靈之世涿郡盧植師
事馬融學好研精作尚書章句三礼解詁故其守九江則蠻寇
賓服官北中郎將屢破黃巾皇甫嵩資其規謀抑何才兼文茂
也然明目賢良為將率卒使奠韃伯德服乃威化屠各鮮卑失
其酋豪目視子襄子幹勳伐頡頏非由學該羣籍兼志節用
能還錄大功閉門守靜乎獨其記難章句不傳于後弗知仲威
之源淵巨為嘆息隨唐志載太常卿集二卷本傳言所著銘頌

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余采輯羣書都為一卷其子伯英文舒書銘亦附於末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張氏事蹟

東觀漢記張奐字然明案范書本傳奐敦煌淵泉人為安定屬國都尉羌離

滿上奐馬二十四案范書本傳時先零酋長仍遺奐金鏐八枚故奐有使金如粟之語此有關文奐召

主簿張祁入於羌苻呂酒醉地曰使馬如羊不曰人廐使金如

粟不得入懷盡還不受使匈奴案范書本傳奐由安定屬國都尉遷使匈奴中郎將此有關文

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遂燒度遼將軍門列屯赤地煙

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去奐安坐帷中弟誦書自若軍

士稍安桓帝時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見帶奐印綬登樓而

歌乃訊之於占者曰必生男復臨此邦命終此樓既而生猛呂

建安中為武威太守苻刺史邯鄲商為猛所殺據郡反為韓遂

所攻州兵圍之急猛自知必死恥見禽乃登樓自焚而死
後漢書竇武傳王甫等矯詔召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
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
廢騶都侯劔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奐等合明旦悉
軍闕下奐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
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
于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畧盡武紹走諸軍追圍
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

漢書酒泉龐涪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娥後
遇于都亭殺之詣縣自首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并俱亡
娥不肯去後遇赦得免太常張奐嘉歎曰束帛禮之
皇甫謐烈女傳龐娥殺孫壽太常卬農張奐貴尚所履巨帛二
十端禮之

桓帝紀永壽九年七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奐擊南匈奴烏桓
鮮卑冬十二月南匈奴烏桓率眾詣張奐降

桓帝紀永康元年春正月先零羌寇三輔中郎將張奐擊平之
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使匈奴中郎將張奐擊破之

桓帝紀延熹元年十二月鮮卑寇邊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
單于擊破之

桓帝紀延熹九年秋七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奐擊南匈奴烏

桓鮮卑冬十二月南匈奴烏桓率眾詣張奐降

南匈奴傳永壽元年桓帝永興三年改爲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

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

南匈奴傳延熹元年桓帝三年南單于都部左畔遂鼻烏桓鮮卑寇

緣邊九郡巨張奐爲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曰單于

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左左言蠡王張奐上書請去左言蠡王爲單于也桓帝

詔曰春秋大居佐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

鮮卑列傳延熹元年鮮卑寇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

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鴈門殺數百人大鈔掠

而去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

邊九郡並殺掠吏人於是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

羣輔錄太常敦煌張奐字次明爲度遼將軍幽并清靜吏民歌

之徵拜大司農賜錢除家一人爲郎辭不受願徙居學陰故始

爲引農人

晉書衛恒四體書勢曰藻興而有艸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

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

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宏農張伯英者因

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

之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羅叔景趙元嗣者

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昇眾頗惑之故英自稱上
 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閒張超亦有名然雖昇崔氏同
 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又有姜孔穎謝按梁孔達謝按田彦
 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鄭樵通志藻張芝于嵩高太室天門西巖石室中獲科斗古書
 張彥遠歷代名畫錄曰張芝學崔杜之法因而變之自成今草
 書之體執一筆而成氣脈通聯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
 庾元威論書云張芝始作一筆飛白書
 書執傳張芝見蔡邕作筆心論五篇

張懷瓘書斷曰張芝字伯英性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

尤善章草又善隸書草仲將謂之草聖

張懷瓘書斷曰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

袁昂書評伯英書如藻或愛道憑虛欲仙

王僧虔名書錄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
 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時人謂
 為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所傳芝書者多是昶
 也

王愔文字志曰芝少持高操自名臣子勤學文為儒宗或為將
 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

張懷瓘書斷曰張伯英行書則二王之亞也又善隸書又云伯

英章草行入神隸書入妙

張懷瓘曰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為黃門侍郎尤善章草書類

伯英時人謂之亞聖極工八分又善隸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隸

入能

古文苑寧陰堂闕碑銘張昶為北地太守段煨伯

水經注寧陰縣寧山下有漢文帝廟廟有石闕數碑一碑是建

安中左漢鎮遠將軍段煨更修祠堂碑文漢給事黃門侍郎張

昶造昶自書之

樹按隸釋漢下衍一魏字帝下衍一三字近刻水經注亦沿此訛今刪之樂史云魏文帝弁鍾

絲於碑陰題二十字

柳宗元龍城錄曰沈休文有龍山史記注即張昶著昶後漢末

大儒而世亦不稱譽余少時江南李育之來訪余求進此文後
為火所焚更不復得豈斯文天欲秘者耶

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和親共擊與韃等連戰破之伯德
惶恐將其眾降郡界曰寧羌豪帥感與恩德上馬二十四匹先零
酋長又遺金釵八枚與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并曰酒醉地
曰使馬如羊不曰入廐使金如粟不曰入懷悉曰金馬還之羌
性貪而貴吏清并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與正身繫
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烏桓並同反叛
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阪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去與安
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
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眾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與率
南單于襲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與曰故吏免官禁錮

與與皇甫規友善與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與
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或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諸
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祇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
同月生者悉殺之與示曰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爲
左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閒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
農鮮卑聞與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
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
騎入塞誘引東羌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
寇或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斬廷曰爲惡復拜與爲護匈奴中
郎將曰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兼察刺史二

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與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與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季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葭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靡盬等脅同種復鈔三輔與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與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與因功特聽故始爲弘農人焉建寧元季振旅而還時寶太后臨朝大將軍寶或拜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與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與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或或自殺蕃

因見害與遷少府又拜大司農與功封侯與深病爲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季夏青蛇見於御坐軒葺又大風雨雹辟歷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與上疏云云天子深納與言曰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與太常鼻尚書劉猛刀戇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與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曰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曰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與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曰黨罪禁錮歸田里與葺爲度遼將軍葺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爲司隸校尉欲逐與歸敦煌將害之與息懼奏記謝熲云云熲雖剛猛

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與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與少志節嘗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與惡卓爲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季卒季七十八遺命云云諸子從之或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戒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初與爲或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負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旣而生子猛目建安中爲或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禽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論曰自鄴鄉之封中官世盛暴恣數十季閉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目斷忠烈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汰矣何嗟及矣

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龍
 騰蛩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故太將
 軍竇或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同并呂讒勝並伏誅
 戮洧內默默人懷震憤晉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或蕃忠
 貞未被明宥祗肯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
 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駟臣莫言
 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書後漢

張太常集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張澍纂集

上靈帝言蓄應疏

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龍
 騰蛩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故太將
 軍竇或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同并呂讒勝並伏誅
 戮洧內默默人懷震憤晉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或蕃忠
 貞未被明宥祗肯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
 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駟臣莫言
 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書後漢

上疏

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頰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旨恩降可無
後悔段頰傳

奏記司隸校尉段頰

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旨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
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菑旨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
思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
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負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
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千髮所旨拊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
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宛

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儻同文昭之德豈不大故凡人之情
寃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無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
世獨為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更為魚肉企心東
望無所復言後漢書

昇延篤書

澍桉為使匈奴中郎將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四歲
復拜或威太守桉書京師有禁急之語疑是時昇篤書
惟別三季無一日之忘京師禁急不敢相聞豈不懷歸畏此簡
書季老氣衰智盡謀索毋有所處違宜失便北為屍車所警中
為馬循所困真欲入三泉之下復鎮之旨大石危乎此時也且

太陰之地久厚三尺木皮三寸風寒慘冽刺肌傷骨但此自非老憊者所堪而復加之呂師旅因之呂饑饉眾難聚集不可一

又弁延篤書

吾弁叔堅剖心相知豈自流言相猜邪初學記

弁宋季文書

覽手迹知遂遵南山之志繼四賢之蹤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負呂鄙固少服道訓於今五十載矣莖文類聚

弁陰氏書

篤念既密文章燦爛名實相副奉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於手

莖文類聚

報崔子玉書

謝按永壽元季免為安定屬國都尉擊南匈奴瑗曰順

今月三日舉家來此本非所窺貪突賊陳莖文類聚

弁崔子真書

謝按實字子真一名台又字元始瑗子也

僕曰元季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殺羊矛如錐鐵楯如榆葉太平御覽

殺羊一作鐵錐

弁李季尉書

樹按太平御覽引仲昇孟季衛書

素苦悻逆頃者益甚百病所躋月衰日損

文選注

昇許季師書

不面之濶悠悠曠久飢渴之念豈當有忘

文選注

誠兒子書

汝遭薄祐早失賢父財單菽盡今適喘息聞仲社輕傲耆老備
狎同季極口恣意當崇長幼自持敦煌有人來同聲相道
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
言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
汝資父為師汝父寧輕鄉里邪季少多失改之為貴遵伯玉季

五十見四十九季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

張甲謫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菘文類聚

遺命

吾崱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通塞命也
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目續縣牢目釘密為
不喜耳幸有菴窰斲殞夕下搯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
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怙

後漢書 樹按 窰續漢書 作穿

昇崔元始書

匈奴若非其舉何肯吞聲

文選注

又昇崔子書

人生實難所務非此文選注

卓屯雷君書

氣厲流行傷賢害善文選注

昇張公超書

下筆愴悵法先言流文選注

芙蓉賦

臨清池巨游覽觀芙蓉之麗等潛靈藕于乎泉擢修莖乎清波

煥然蔭沼灼爾星羅若乃迴紫外散菡萏內離的出豔發葉恢

等披綠房翠蒂紫飾紅敷黃螺圓出巫蕤散舒纓巨金牙點巨

素珠太平御覽類聚

附錄

昇張夔明書

盧植

臨江而釣終日不獲一魚魚之不食其餌也是巨君子慎其舉

太平御覽

答張奐書

延篤

離別三季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書盈四紙讀之三復

喜不可言菀文類聚離書鈔伯惟言伯憶惠書盈四紙伯惠紙四張三復伯反復

又昇張奐書

烈士殉名大功大事也文選注

附錄

昇太僕朱賜書

張芝

澍按趙襲敦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曰工草書稱於壽世襲昇羅暉亦曰能草頗自矜誇故芝嘗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又王愔文字志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三輔決錄注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曰工草書稱於壽代襲昇羅暉拙書見唾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昇朱賜書云云而王僧虔名書錄羅暉趙恭昇芝同時昇稱西州眾頗惑之芝昇朱寬書自白三說違異

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三輔決錄注

昇朱使君書

澍按後漢趙壹非草書云竊覽有道張君所昇朱使君書稱云云誠可謂信道抱真知命樂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羅趙忻忻有自臧之意者無乃近於矜伎賤彼貴我哉

正氣可自銷邪人無其壘祇不自作

昇李幼才書

澍按三輔決錄注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伯英昇李幼才書云

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

書

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深為涼秋平善廣閑彌邁想思無違
并此得書不遂西行望遠縣想何日不勲捐棄漂沒不當行李
又去春送舉喪到美陽須待伴比故遂簡絕有緣復相聞飲食
自愛張芝幸甚幸甚

絲帖

西嶽寧山堂闕碑銘

文并書

張昶

樹按是時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閭鄉侯成威段煨字
忠明自威占此土修飾享廟壇場又造祠堂表巨參
闕建碑刻石巨董卓傳考之當在初平建安間也

易曰天地定佐山澤通氣峽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瀆山嶽有

五而寧處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矣聖人廢興必
有其應故岱山石太中宗繼統太寧受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
姬毖建業寶珪出水子駟喪佐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
其中若廣袤奇蟲山經有紀矣是巨帝王巡狩親五嶽而告至
觀方后而考禮故經有望秩之禋典有生殖之祀蓋所巨崇山
川而報功也四海一統天子秉其禮諸侯力政疆國攝其祭奉
其邑曰寧陰也久矣乃紀於禹貢而分秦晉之境奉鄙晉之西
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邑既遷徙禮亦如之二國力爭
巨奉巨祭其城險固基址猶存故老之言未殞於民也逮至大
瀆受命克亂不愆不忘舊名是復率禮不越故祀是尊歷葉增

修虔恭又備一禱三祀終歲而祀四且迄於今而世宗又經集
靈之宮於其下想喬松之疇是遊是憩郡國方士自遠而至者
充巖塞崖鄉邑巫覡宗祀乎其中者盈言溢筮咸有浮飄之志
愉悅之色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
殖財之寶黃玉自出令德之珍卿相是毓匪爲高高降生申甫
此亦有焉天有所興必先廢之故殷宗周宣且衰致盛是時也
王業中缺大化陵遲郡縣既毀財匱禮乏庭庑頽壞壇場蕪穢
祭祀之禮有缺焉於是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闡鄉亭侯段君
諱煨字忠明自成威占此土憑託河寧二靈是與故能且昭烈
之德享上將之尊御命持重屯斯寄國討叛柔服威懷是示羣

兇既除郡縣集宦家給人足戶有樂生之歡鞞釋西顧之慮而
懷關中之恃雖管蕭相輔佐之功功冠羣后弗且加也遂解甲
休士陳而不戰且逸其力修飾享庑壇場之亾荒而後辟禮廢
而復興又造祠堂表且參闕建神路之端皆觀壯麗乎孔徹歿
后旅祀祈請既有常處雖雨露衣而禮不廢於是邑之士女咸
曰宜之乃建碑刻石垂示後裔其辭曰於穆堂闕堂闕昭明經
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程匪豐匪約惟禮是榮虔
恭禮祀黍稷芬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初學記 古文
苑 文選注

書

澍按書二則見淳化帖又二書言數徃虎丘祖爺時面

米芾曰為係張長史旭書今不錄

今欲歸復何適報之遣不知總散佳佐侍郎耶言別事有及過謝惠勤

又

二月八日復得鄱陽等多時不耳為慰如何平安等人當昇行不足下過彼昇消息

道光元年辛巳新鐫

段太尉集

二酉堂藏板

二酉堂藏本

段太尉集

段太尉集序

段太尉集序

新豐侯呂虓烈之氣摧驍捷之虜慰國殤之魂申廟堂之威在
安瀆世實無其儀獨恨黨坳陰臣芟除正類骹骸齧祿罔能句
廉勳伐雖茂終殃其身蒙無取焉今乘其疏奏俾曷易之吏得
籌邊之方激敵愾之心守矩綏之義亦所巨龜鏡將來不沒其
實之意耳隨唐志無太尉集茲就范書東觀記善得四篇

段太尉集

東觀漢記段熲字紀明

案范書本傳熲
蓋威姑臧人

有文莖智畧時東郭寶

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為亂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桓帝詔公卿

選將有文莖者司徒尹詒薦熲乃拜為中郎將熲到設施方畧

旬月羣盜悉破熲破羌胡

案范書熲傳
時延熹二年

明年春餘羌復寇張掖

熲自下馬大戰力盡羌亦引退熲追之晝夜兼行食雪四十餘

日熲上疏曰先零諸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

案范書
本傳熲

期于誅盡諸羌深斥招
降之謬此疏當非太后詔云此目慰仲光馬賢等亡魂也

案范書本傳靈帝建寧元年春熲大破先零諸種
於逢義山時實太后臨朝下詔褒熲此其詔文熲曰張奐事

執相反遂懷猜恨

案范書本傳建寧元年夏熲復敗羌時張奐
上言羌種難盡宜自恩降詔書下熲故熲上

奏辨之此其奏中語 頌起于徒中為并州刺史滅羌有功後徵還京師頌

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馬騎五萬餘匹殷天蔽日鉦鐸金

鼓雷震動地連騎繼跡彌數十里詔賜錢千萬七尺絳襜褕一

領赤幘大冠一具頌上言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

十一錫印一枚長史司馬涉頭長燕烏校棚水塞尉印五枚紫

綬三十八案太平御覽作紫綬二十七艾綬二十八 黃綬二枚皆簿入也

後漢書桓帝紀永康元年春正月當煎羌寇苴威護羌校尉段

頌追擊於鸞鳥大破之鸞鳥縣名屬苴威郡鸞音霍 西羌悉平

桓帝紀永壽二年秋七月鮮卑寇雲中太山賊公孫舉等寇青

兗徐三州遣中郎將段頌討破斬之

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頌追

擊于羅亭破之東觀記曰追至積石山即羅亭相近在今鄯州也

桓帝紀延熹三年閏月燒當羌叛寇張掖護羌校尉段頌追擊

於積石大破之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禹貢云導河積石是也 十一月勒姐羌圍

允街勒姐羌號也 段頌擊破之

桓帝紀延熹七年護羌校尉段頌擊當煎羌破之

桓帝紀延熹八年段頌擊當煎羌于湟中大破之湟水名在今鄯州湟水縣也

桓帝紀延熹八年正月護羌校尉段頌擊勒姐羌破之六月段

頌擊當煎羌于湟中大破之

靈帝紀建寧元年春正月使護羌校尉段熲討先零羌二月段

熲大破先零羌於逢義山山在今原州高平縣逢一作途秋七月破羌將軍段

熲復破先零羌於涇陽涇陽縣名屬安定故城在原州平涼縣南也

靈帝紀建寧二年秋七月破羌將軍段熲大破先零羌於射虎

塞外言東羌悉平

靈帝紀熹平元年秋七月宦官諷司隸校尉段熲捕擊太學諸

生千餘人時有人書朱雀闕云天下大亂公卿皆尸祿故捕之事見宦官傳

靈帝紀熹平二年夏五月司隸校尉段熲為太尉冬十二月

太尉段熲罷

靈帝紀光和二平春三月太中大夫段熲為太尉夏四月中常

侍王甫及太尉段熲並下獄歾

後漢書陳球傳注段熲為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家左遷諫議

大夫

水經注延熹二年西羌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

至積石山斬首而還

水經注河水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言水管段熲擊羌于石城投

河墜坑而歾者八百餘人即于此也

水經注段熲為護羌校尉于安定高平苦水討先零羌斬首八

千級于苦水之上

水經注濊破羌將軍段熲破羌于奢延澤虜走洛川洛川在南

俗因縣土謂之奢延水又謂之朔方水

水經注管段頰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聞羌在奢延澤即此處

橋門即橋山之長城門也

水經注漢靈帝建寧三年改新豐為都鄉封段頰為侯國

後漢書方術傳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

嘗游隴西時被破羌將軍段頰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頰軍

為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頰曰東南角無復

羌宜乘虛引出往百里還師攻之可也全勝頰從之果破賊

於是巨欸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識宜翼聖鞞咨詢

奇異於是詔特徵會病終

吳書曰郡召董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入涼州

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斬獲千計并州刺

史段頰薦卓公府司徒袁隗辟為掾

後漢書曹節傳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

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口祿無

有忠言者于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曰誹書言

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不得書關主名猛坐左轉諫議大夫巨御

史中丞段頰代猛迺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

怨猛不已使頰巨他事奏猛抵臯輪左校鞞臣多巨為言迺免

刑

後漢書崔實傳實卒無日殯斂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
頴爲備棺槨葬具

後漢書呂強傳上疏陳事云故太尉段頴或勇冠世習于邊事
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佐登
台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旣斃而妻子遠播天
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反頴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目弭矣帝知
其忠而不能用人

傅子曰靈帝時榜門賣官於是太尉段頴司徒崔烈太尉樊陵
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呂賣三公頴數征伐
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曰

貨取仕而況于劉翬唐珍張顥之黨乎

後漢書蘇不韋傳初弘農張奐睦于蘇氏而或威段頴與李嵩
素善後奐頴有隙及頴爲司隸目禮辟不韋不韋患之稱病不
詣頴旣積憤于奐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崑報嵩事目爲嵩表治
謙事被誅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
多將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一門六十餘人
盡誅滅之諸蘇目是衰破及段頴爲陽球所誅天下目爲蘇氏
之報焉

范蔚宗後漢書羌戎傳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
匈奴破爲衰寡而中興目後邊難漸大躡規失綏御之和戎帥

蹇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偬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梓革暫動則屬鞬巨鳥驚故永初之間羣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本爲兵負柴爲械轂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郡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徽纏而爲虜發冢露齒死生塗炭自西戎化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巨女君親政威不外接駟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曰邊州難援宜見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

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貨積曰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眾巨圖其隙馳騎東西奔救皆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賂俗奉侯王引金錢縑絲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已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皆後數十巨萬或梟剋會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巧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季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莖思盡颯銳曰事之被羽旃登身當百炬之陳蒙沒久雪經履千折之道始矜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

追走之所崩籬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判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校計其能穿窬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和致祇是何言之迂乎羌所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堪是養疾痾於心腹也惜哉寇敵畧定矣而遠祚亦衰焉嗚呼晉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曰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賸唯弁辭要而已若二溘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畧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段太尉集

漢書本傳

段熲字紀明葭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其叔段西域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熲少僂習弓馬尚游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爲憲陵園丞陽陵令所在能政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卽率所領馳赴之旣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於道僞還潛於還路設伏虜目爲信狀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目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太山琅邪賊犯東郭竇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季不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莖

者司徒尹訟薦頴乃拜爲中郎將擊竇舉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頴爲列侯賜錢五十萬除一子爲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頴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言擊破之追討南渡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縣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巨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降走明年春餘羌復奔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頴軍頴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頴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

城羌斬首溺歎者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頴降又雜種羌屯聚白石頴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殺略吏民頴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頴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其其功稽固頴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人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頴頴坐徵下獄輸伯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頴目千數朝廷知頴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頴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葭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盛涼州幾亡冬復目頴爲

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季春羌封僂良多滇那等會豪三百五
十五人率三千落詣頽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頽將萬餘
人擊破之斬其會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季春頽復擊勒姐種斬
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頽兵敗
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
數千人頽遂窮追展轉山背閒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
敗散北略逖威閒頽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
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頽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
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逖威頽復追擊於鸞鳥
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

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據三輔其後
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季既降又叛桓帝詔問
頽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疆眾不時輯定
欲頽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頽因上言云帝許之
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頽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
直指高平阜先零諸種戰于逢藪山虜兵盛頽眾恐頽乃令軍
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巨疆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
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歟努力共功名因大呼眾
皆應聲騰赴頽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百餘級
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載

爲患頗前陳狀欲必掃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
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連尸積俘掠獲無算洗雪百季之逋
負巨慰忠將之亾魂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
功勤今且賜頗錢二十萬巨家一人爲郎中勅中藏府調金錢
綵物增助軍費拜頗破羌將軍夏頗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
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
賊擊破之餘虜走向洛川復相屯結頗乃分選騎司馬田晏將
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
攻圍晏等并戰羌潰走頗急進并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
上頗士卒饑渴乃勒眾推方奪其水虜復散走頗遂并相連綴

且鬪且引及於靈鹵言頗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
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旣到涇陽餘寇四千落
悉散入瀋陽山言閒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頗性輕
果慮負敗難常宐且巨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頗頗復上言云
云二季詔遣謁者馮禪說降瀋陽散羌頗曰春農百姓布野羌
雖暫降而縣官無虞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
夏頗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
人據其山上羌悉眾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惶中義
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歾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歾大
戰遂破之羌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言分兵守諸言上下門頗規

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頰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并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頰追至名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目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涇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歿者四百餘人夏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頰行軍仁愛士卒

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季未嘗一日蓐寢并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歿戰三季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鑄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家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頰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楓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封萬四千戶明季代李咸爲太尉其冬病罷復爲司隸校尉數歲轉頰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季復代橋予爲太尉在任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頰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歿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彊上疏

追訟頌功靈帝詔頌妻子還本郡初頌奔皇甫威明張欣明
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明云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儼蹤戎驂糾結塵斥河潼規奐審策亟遏
鷲凶文會志比更相爲容段追兩狄東馬縣鋒紛紜騰突言靜
山空

段太尉集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知開原縣事張澍纂集

上桓帝詔問羌事奏

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著
惡旣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
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亾之勢徒更招降坐
制疆敵耳臣目爲狼子野心難目恩納虜窮雖服兵去復動惟
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
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人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
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遼陽二

千餘畧匈奴種羌并擅其地是為癘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
誅轉就滋大今若巨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巨
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
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
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
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驚劣
伏侍節度

後漢書

上靈帝言東羌奏

臣本知東羌雖眾而輒弱易制所巨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算
而中郎將張奐說虜疆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鑒信納瞽言故
臣謀行奐計不用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
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言廣大不可
空靜血流汚野傷和致舊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巨
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巨反復攻沒
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炊上天震怒假手行誅管刑
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
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蓄傷下察人事眾和師克自橋門巨
西洛川巨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
行無應折衄案奐為漢吏身當茲職駐車二季不能平寇虛欲
修文戢戈招降犢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巨言之管先零伯

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
為鯁故遠識之士目為深惡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
而欲令降徒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
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
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莽季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
滅臣母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旨任臣臨時量宜不失
權便

後漢書

上書

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錫印一枚長史司馬
涉頭長燕烏校柵水塞尉印五枚紫綬三十八黃綬二枚尉印

五枚皆簿入也

按太平御覽作紫綬十七
艾綬二十八 東觀漢記

薦樊志張表

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識宜翼聖朝咨詢奇異

後漢書
方術傳

附錄

弄段紀明書

延篤

澍按頰歷遷護羌校尉擊燒當八種羌破之遂至河首
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篤書謂此也

得知窮兵極遠大捷而返雖齊桓之制零支晉文之服流沙霍
將軍之身到祁連辛甚賢之義絕醜虜蔑目加焉莫不魚爛雲
除震思稽顙矣

北堂書鈔

漢周生烈子
 道光元年辛巳新鐫
 二酉堂藏板

道
 光
 元
 年
 辛
 巳
 新
 鐫

二
 酉
 堂
 藏
 板

二百堂藏本

周生烈子序

書六元奉日禱題

周生烈子序

按魏志周生烈敦煌人魏初徵士裴裕之注云姓周生名烈陸德明經典釋文字文逢本姓唐魏博士侍中其說本之七錄論語序疏作文逸然敦煌實錄云魏侍中周生烈本姓唐外養周氏因爲姓是又非複姓也所著周生烈子一名周生子十六國春秋且渠茂虔永和五年遣使如宋表獻方物並獻書一百五十四卷內有周生子十三卷卽是書也隨志周生子要論一卷錄一卷魏侍中周生烈纂唐志儒家周生烈子五卷蓋已非茂虔所獻之原卷矣意林引周生烈子四條其自序略云六蔽鄙夫敦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閒故著此

書曰堯舜作幹植仲尼作師誠云余曰其書皆讜言正論雖賸
羽殘柯不忍弃也輒錄存之

周生烈子

魏博士侍中周生烈篋

或威張 澍鈔輯

天下所曰平者政平也政所曰平者心平也心所曰平者衡平
也衡所曰平者銖兩平也銖兩所曰平者豪釐平也無所不均
也無所不平也謂之太平夫天之于物無所偏曰君之散恩無

所內外太平御覽

心者眾智之門要物皆求於心太平御覽

口者言之門太平御覽

夫忠蹇鞞之把扒正人國之掃箒也秉把執箒除凶掃穢國之

福主之利也太平御覽

周生烈子

舜嘗駕五龍巨騰唐衢或嘗服九駃巨馳文塗此上御也困學紀聞

居堯舜之位而不行唐虞之政者猶反衣狐白步牽馱耳太平御覽

桀紂是湯或之梯秦項是大漢之階也四逆不與則三順不勝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

夫獵葉之風不應八節太平御覽

行賞不洽是春半生也行罰不威是秋半死也半生之春不洽

于仁半死之秋不專于義太平御覽

漢皇德傳序

漢書文苑傳侯瑾敦煌人按漢記纂中興巨後行事為皇德傳

三十篇宋書且渠茂虔獻皇德傳二十五卷隨志正史類皇德

紀三十卷唐志同傳作紀疑誤按瑾字子瑜漢末博士善內學

預知涼州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有霸者出後其言皆

驗見王隱晉書并崑涼錄而初學記引媼母上玉堂詩一句太

平御覽引箏賦二十九句隨唐志有侯瑾集二卷今不傳皇德

傳起光武至冲帝亦復堙沫今錄存五則

漢皇德傳

漢有道徵士侯瑾纂

安帝崩北鄉侯即尊位十月北鄉薨未即帝位不成君故巨王

禮葬之

太平御覽

蓋晉敦煌人天性皎潔自小不過人飯傭書得錢足供而已不

取其餘

太平御覽

章帝遣使者奉大牢祀唐堯于陽城雲臺

太平御覽

世祖遣鄧禹西征送之于道既返因于野田獵見二老翁即禽

並西指言此中多虎大王勿往也

太平御覽

白虹貫日破軍晉分也

漢書五行志注

